

擁30漢語高中 學生崇儒遵古禮

緬甸華文教育迎春天

大公報記者 李理、康靜、蓮子、辛甜

走進緬甸系列之

華文教育 (完)



▲緬甸明德學校的總負責人陳自翰向記者告別 康靜攝

1945年中國遠征軍打通中印公路凱旋歸國之時，孫立人給旅緬華僑留下了「綿延華文教育」的重託。今日，尋找旅緬華僑寄託望鄉懷國之情的最佳場所就是遍及各地的華文學校。大公報特派記者探訪了密支那和曼德勒的幾所華文高中後發現，這裡的學生不僅崇儒遵古禮，更希望學習好中文搭上祖國改革發展的順風車。

華文教育的興衰，是中緬邦交的見證。緬甸擁有250萬華僑，1962年是緬甸華文教育分水嶺，之前是蓬勃時代，之後紛紛被「關閉和停辦」；此後長期處於「躲藏藏、化整為零」的狀態；2008年以後，漸漸復甦。2010年緬甸啓動民主化改革，緬甸華文教育迎來了春天。如今，緬甸擁有30所華文高中。

「上承孔聖諍言 下啓後世千秋」

曼德勒的一天，從虔誠的布施中醒來。我們就是在這座擁有10萬華人的城市中見到番體惠。「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文學校。」番體惠這樣說，這名曼德勒明德文教會副會長每天驅車去明德中學，是她的必修課。

這是一所擁有60多年歷史的華文學校。走進校園直入眼簾的就是「鴻菊樓」。那是一座剛剛竣工即將啓用的五層大樓，朱紅的琉璃瓦，庭廊廊深，落地門窗和桌椅、廊燈，都是由貴重的柚木製成，足見捐資人對學校的重視。

「上承孔聖諍言，下啓後世千秋」的辦學理念刻於大理石上。樓前的一塊功德碑上這樣寫道：「凡炎黃子孫，漂泊海外，定居緬甸，念五千年中華文明之博大精深，上承孔聖諍言，下啓後世千秋，立志投身於華文教育，不問功名，忘乎春秋。」

上世紀60年代，第一所明德中學在中緬邊境的臘戍建立，後來陸續在南坎、木姐、曼德勒等地建了12所學校。緬甸明德學校的總負責人陳自翰說：「祖國強大了，緬甸開放了，會中文的學生就業前景很好，緬甸迎來了學中文的熱潮，目前緬甸籍的學生佔兩成，並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明德的學生除了要在緬甸政府開設的緬文學校上課，每天早上6時至8時，下午4時至6時，到明德學校習國文、數學、地理、歷史等課程。「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教材用『南洋版』，之後用『台灣版』，2000年以後用內地版。」作為有宗教背景的私立學校，缺乏緬甸政府的支持，明德的學費標準為高中生每月12000緬幣（約合100元港幣），初中生8000緬幣（約合70元港幣），「辦學經費主要靠校董事會的補貼。」陳自翰說。

教材老舊 盼港師支教

在緬甸北部克欽邦的首府密支那，走進「育成高級中學」，這是緬甸唯一的全日制華文學校，高大氣派的牌坊式大門，教學樓名「佛光樓」，操場講台為「司令台」，女生樓叫「妙慧樓」，食堂謂「五觀堂」。學校不僅僅建仿照台灣，教材也大多來自台灣。

我們在學校二樓居中的會議室見到趙麗屏。她是緬甸華僑，1964年從仰光赴台灣，後就讀於台灣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系，1971年畢業後，在台北綜合國中做了30年國文老師。因為緬甸缺乏華文師資，從2010年起，由台灣「僑委會」出資，每年都會組織有經驗的老師，帶隊到緬甸培訓華文教師。

「今年台灣援派的老師有12位。」64歲的李密麗是其中之一。和趙麗屏一樣，她也出生於密支那，年少時赴台求學，後來在台灣教書並成家，每年暑假，她都會抽出兩周的時間回到母校培養年輕老師。台灣援派教師以退休者居多，「自己的孩子大了，不用照顧了，我們可以全力投入緬甸華文教育。」李密麗笑着說。

除了師資匱乏，教材老舊、數量緊張也是緬甸華文教育面臨的困境。育成中學用的教材是南一書局編寫的教材，翻開《國文》第四冊，首篇是台灣作家張曉風的《我在》，既有歐陽修、曹雪芹、蘇軾、李清照的名篇，也有徐志摩的佳作，可謂容今留古。

育成中學校長李心遠說，現在最頭痛的還是師資問題，「緬甸師範教育本身就很薄弱，更指望不上大學生國外學成後歸來。」雖然有內地和台灣的老師到密支那短期支教，但李心遠還是希望能有來自香港的老師出現在校園裡，「我們尤其歡迎香港的老師來緬甸教英語。」



▲現任校長李心遠是李彌將軍的後人 蓮子攝

李彌後人扛華教大旗 深情憶六伯

▲密支那「育成高級中學」建校已經85年 蓮子攝

「育成高級中學」建校已經85年，沐風栴風，「忠毅誠勇」的校訓卻歷久彌新。這所學校和中國遠征軍有着很深的淵源，現任校長李心遠是李彌將軍的後人，李彌是他的六伯。

李彌，國民黨陸軍中將，出生於雲南盈江，成長於騰沖，在「松山戰役」等滇西抗戰中戰功卓著。1949年曾任雲南政府主席，1950年雲南解放前夜，率殘軍敗退到緬甸金三角地區。1954年率大部隊撤退到台灣，1973年12月7日病逝於台北。

李心遠記得，在1971年10月10日，他從緬甸赴台灣參加「雙十節」，在台北李將軍寓所是他與六伯平生第一次見面，那時李彌已經沒有公職了，僅掛着一個國大代表的頭銜，過起了寓公的生活。

李彌敗退到緬甸後，有傳聞說是因為美國的介入，令蔣介石與李彌心生嫌隙，才把李彌召回台灣。李心遠回憶道，六伯曾經跟他講過，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確實曾經給予國軍殘部軍事支持，開闢機場，聯合殘軍，「意在牽制中國。」他認為，李彌的本意只是「想利用，並非投靠。」

「六伯生活能自理，很有修養」，每天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跟下人打招呼。他還記得那天晚上，曾經的部下和眷屬來到六伯家訴說生活困難，「六伯給他們捐錢，一起探討謀生之路。」

讓李心遠念念不忘是李彌對家國故園的情愫。「六伯去世之前，非常想念家鄉的生活，想念騰沖的土鍋子（一種用特製土鍋煮的雜菜）。」為此，李心遠專門回騰沖買了一隻土鍋，準備帶給六伯，「還沒有帶到，將軍就去世了。」收到伯父去世的信時，李心遠正因為參與當年的援華遊行而被關押在拘留所裡。

於是，李心遠與六伯李彌相見的第一面，便成了最後一面。不過，讓他稍感寬慰的是，如今每日從事的華文教育就像一根扯不斷的線，連着祖國、連着台灣、更連着海外身上流淌着中華民族血液的千萬僑胞。

▲現任校長李心遠是李彌將軍的後人 蓮子攝

華僑飄零海外 根是中華文化

華僑張應生的「金玫瑰」餅屋位於緬北克欽邦首府密支那，我們剛走進他的作坊，就被熱浪和餅香包圍。這是一條繁忙的烤餅生產流水線，張應生指揮着工人，經過5道工序，一個個椒鹽餅就出爐了。

張應生祖籍雲南騰沖，生於緬甸長於緬甸，做椒鹽餅是他的傳家手藝。得知筆者祖籍雲南大理，張應生把普通話改成了騰沖方言。鄉音相遇，勾起了張應生對「華文」的回憶，他感慨：「華人飄零海外，根是中華文化，我們沒有變，多虧了華文學校。」

排華重創華文學校

1967年6月底，緬甸曾發生了排華殺掠事件，源頭就是華文學校。「6月26日晚上最激烈，到27日下午，反華暴動全面爆發，死了三百多華人，華人死得很慘，有一個緬甸華文教師聯誼會的女老師，被暴徒用修理汽車的手搖把插進陰道活活攪死。」雖然沒有親身經歷，張應生至今仍心有戚戚焉。

1963年緬甸開始實行經濟國有化，私有的華文學校先後被收歸國有。1966年5月，所有華文學校停辦。資料顯示，華校關停後，當時約2000多名華文

教師、26000多名學生，被迫停止中文課。張應生說，這場暴力排華事件背景是緬甸推行經濟國有化改革，「物價開始上漲、廢鈔，老百姓要造反，加上國內正處於文革初期，『輸出革命』紅色思潮的蔓延和緬甸急欲轉移社會矛盾」，最終釀成了這場暴力排華事件。

從親台灣到親內地

「我們從小在家就講騰沖話。」張應生說，父母是他的第一個中文老師。從小就讀華文學校，一直到初三，用的都是台灣教材，讓張應生有了一種台灣情結，「我愛台灣好地方，台灣是寶島……」這首兒時學會的歌，他至今還記得開頭的旋律。張應生話鋒一轉，「現在海外的華僑開始親內地了，主要因為內地經濟

發展很快。」

談到台灣與緬甸華文教育的淵源，他記得，在「兩蔣時代」，台灣很重視華僑，「每年都招收僑生」，給予身份證，緬甸華僑也把去台灣升學當作人生轉折的重要契機。在「後李登輝」時代，張應生把女兒送到了台灣。到了「阿扁時代」，台灣把華僑稱為「老外」，身份證沒有了。

張應生的大女兒和大兒子，從密支那的中文學校畢業後，即赴台求學，如今都在台灣創業安家。2009年，張應生去台灣參加女兒的婚禮，「親家講閩南話，也講日語，他們是受過日本教育的。」



▲張應生和他的妻子 康靜攝



▲張應生的「金玫瑰」作坊 李理攝



▲密支那分廠可日產3000包椒鹽餅 康靜攝